

原著

傳統宗教對當代環境議題的回應

——以西方的基督教和台灣的佛教為例

朱建民

東吳大學哲學系，台北，台灣

懷特在 1967 年指出，源於傳統基督教的人類中心主義是當代生態危機的禍源，從而引發一連串的回響。本文重點在於陳述西方基督教如何回應此一指控，並附帶陳述台灣佛教對當代環境議題的態度，以為比較。

基本上當代基督教人士並不挑戰《聖經》的絕對權威，而僅加以重新詮釋，由經文中闡發一種管理員倫理，做為現代基督徒應有的環境哲學。甚至有人提出「生態公義神學」，強調基督教義是有史以來最支持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的思想。

不同於西方基督教因應批評而被動地辯解，台灣佛教界多能主動地針對當前社會的需求或問題表示看法。在具體行動方面，慈濟的證嚴法師系統有很大的影響力。法鼓山的聖嚴法師強調環保的四種意義，更著重其中的心靈環保。佛光山的星雲法師則闡述傳統佛教教義與環保意識的關係，更指出佛教大德生活方式的環保意義。

當然，環境問題並不屬於宗教的核心關懷，宗教自有其本身的終極關懷。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透過當代中西宗教界的詮釋，傳統宗教的教義與當代環保思想保持了和諧的關係，更重要的是，此中教義所規範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都是對當前環境問題的舒緩有根本助益的。

關鍵詞：環境倫理，基督教，佛教

壹、前言

人類生存在自然之中，也隨時與周遭環境產生互動；這點自古至今皆是如此。但是，認真地把「環境」當做一個議題，卻是廿世紀後半葉的事。簡言之，現代形態的環境意識是隨著現代形態的環境破壞而來的。工業革命之後，人類改變環境、破壞環境的能力大幅增強，強到超過了環境的復元速度，也影響到了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生活品質。1972 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指出人類活動如何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該次會議提出

的人類環境宣言指出：「在地球上許多地區，我們可以看到周圍有越來越多的人為的損害跡象。水、空氣、土壤以及生物界中，污染已達到危險的程度；生物界的生態平衡受到重大和不適當的擾亂；一些無法取代的資源受到破壞和陷於枯竭；人為的環境，特別是生活和工作環境裡存在著有害於人類身體、精神和社會健康的嚴重缺陷。」

在當代環境思想史上有兩個里程碑。第一個里程碑是 1962 年卡遜(Rachel Carlson)的

投稿日期：2006 年 12 月 21 日

聯絡人：朱建民

E-mail: jimmyjue@scu.edu.tw

《寂靜的春天》，這本書代表當代人開始意識到環境破壞的嚴重性，也警覺到人類正自作自受地慘遭大自然的反撲。其後，地球資源的有限性以及自然環境的承載能力日益受到關切。第二個里程碑是1967年懷特(Lynn White)的〈我們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這篇文章代表當代人開始深入反省人類對於環境的態度與相處之道。其後，相關課題的研究蔚為風潮，造成環境哲學與環境倫理學的興起。

懷特在這篇文章指出，源於傳統基督教的人類中心主義是當代生態危機的禍源；此一指控引發西方思想界對於人類中心主義的熱烈討論。針對此一議題，這幾十年來出現的相關論述，大部分都是承襲著懷特的指控而站在反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人類中心主義似乎成了環境破壞的罪魁禍首。反之，與它對立的觀點，諸如：生命中心主義、大地倫理、生態中心主義、深層生態學等等主張，皆能大行其道。

在引起的這場風波中，有兩個環節值得注意。一是，人類中心主義和反人類中心主義的論戰。另一是，傳統宗教對於當代議題的回應。針對第一個環節國內外已有許多相關討論，本文重點則放在較少人談論的第二個環節，亦即，觀察傳統宗教如何回應當代環境倫理的議題及批評。以下首先介紹懷特對基督教思想的批評。

貳、懷特對基督教思想的批評

懷特在1967年的文章指出，近代科學及技術的發展造成當前生態危機，但究其根源，還得溯源到正統基督教對於自然的傲慢自大心態。他說：「人們如何對待生態環境，乃取決於他們如何看待自身與其周遭萬物之間的關係。我們對於自身本性和天命的信念（亦即宗教），深切地影響人類的生態環境。」¹簡言之，依他看來，生態危機表面上是科技惹的禍，但追根究底是宗教惹的禍。既然西方至今基本上仍受到基督教的影響，因此，問題的癥結在於基督教對於人與環境的關係持有何種看法。

懷特指出，基督教由猶太教承襲一種直線前進的時間觀，以及一種獨特的創世說。在此，人類被造物主設定為地球的管理者，人類為動物命名並掌管之。人依上帝形象而成，亦分享上帝的超越性，動物存在的目的即是為了人類。懷特認為，基督教（尤其是西方的形態）是有史以來最為人類中心的宗教，它不僅製造人與自然的二元，更主張人類依其目的而利用自然乃是上帝的旨意。在原始宗教中，人們相信山河大地處處皆有神靈，林木及河流皆有其守護神。當人們砍伐林木、開採山嶺、築建河壩，皆得對相關的神靈有所撫慰。在摧毀這些異教信仰之後，基督教使得人們在利用自然之際，不必再顧及自然事物的感受。

懷特表示，從歷史來看，近代科學可以說是基督教自然神學的延伸發展，近代技術也可以部分地被看做，在實現基督教之「人乃超越自然並應統治自然的教義」。問題是，一個多世紀以前科學與技術的合流，卻造成今日無法控制的生態危機。如此一來，基督教不是成了罪魁禍首嗎？懷特本人不認為生態危機可能藉由更多的科學和技術加以解決，因為當今的科技興起於基督教的自然觀，而這種對於人與自然關係的看法，一直流傳在今天各地。在此觀點下，林木只是物理事實的存在，不可能有精神或神聖的涵意。懷特認為，補救之道在於提出另一種基督教觀點：聖方濟的形態。聖方濟的核心信念在於謙卑；不僅個人應該謙卑，整個人類都應該謙卑。人類與萬物都是上帝造的；人類並非高居萬物之上，而是平等的；人與萬物之間不應呈現一種君主政治，而應是民主政治。懷特認為，原本對自然抱持高傲自大態度的基督徒，應該採取這種萬物（包括人類）平等的態度來對待自然，才比較有可能挽救生態浩劫。他說：「既然我們麻煩的根源主要是宗教性的，則補救之道也必須在本質上是宗教性的。」

依上述分析，傳統基督教認為人類分享上帝的超越性，因而遠高於其他萬物，這種人類中心主義，使人類認為自己可以隨意利用自然，因而造成生態危機。當然，這種對

於基督教的指控，在西方社會中必定掀起軒然大波。支持懷特觀點的人很多，但反對者也不少。有的反對者指出，懷特把基督教視為禍源是一種過度簡化的做法。例如，孟克里弗 (Lewis W. Moncrief) 指出，宗教信念固然是影響生態觀念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全部，甚至不見得是最根本的因素。孟克里弗認為，宗教對於人與人之間，或人與環境之間應有何種關係的主張，只是一種非常廣泛的系統，其中包含一些被容許的信念或行為，並鼓勵一種體制，在社會上及精神上讚許那些符合這套系統的信念或行為，而責備那些違反者。換言之，宗教在此僅是畫定了一個場地，它限定某些遊戲無法在這種場地進行，但是究竟是那一種遊戲才行，它也沒有明確規定。相信萬物有靈論的人，比較不會任意摧毀自然存在，因為這可能引來責罰。但是，這並不表示不相信的人就會任意濫用自然資源，只能說不相信的人受到的心理上和社會上的約束較少。孟克里弗認為，直接造成今日西方生態危機的力量在於：民主、科技、都市化、個人財富的增加、對於自然界的侵略態度。基督教或許對這些力量皆有多少影響，但不足以獨立出來做為唯一的根源。在此，基督教傳統頂多只有間接的影響，而且，其影響力最缺少經驗佐證²。

參、基督教內部的重新詮釋

另一種對於懷特的反擊，則來自對基督教經典的不同詮釋。把當前生態危機歸因於基督教對於自然界的傲慢自大，或某種跋扈的人類中心主義，在文獻上似乎不乏證據。例如，《舊約·創世記》第一章二十六節至二十八節：「上帝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上帝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衆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又如《舊約·詩篇》第八篇：「主阿，…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上帝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裏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有的基督教人士認為，《聖經》的說法並不像懷特描繪得那樣跋扈，上帝並未給人濫用資源、破壞自然的權利；人類乃是地球的管理員 (stewards)，應該講求管理員的倫理，不但要對上帝謙卑，也應該對自然抱持同樣的態度。地球是上帝賜給人類的禮物，人類應當謹慎使用³。

這種觀點在 1970 年代出現，到了 1990 年代似乎已被基督教的某些官方機構完全採納。例如，1991 年英國聖公會制訂一套「基督徒管理被造世界的守則」，其中提到：「我們共同擁有並倚賴同一個世界，世界的資源有限而且很多是不可更新的。基督徒相信這個世界是上帝創造，由祂救贖並保守，是屬於上帝的。上帝將世界託付給人類，而人照上帝的形象所造，並要向上帝負責。不論我們是否接受，上帝已賦予人各種的身份，有管家、租客、管理人、信託人或是監護人。管家的崗位代表關懷的管理，不是自私的剝奪；管家的責任是關心現在、將來及自己，以及認知到我們管理的世界除了對人有價值之外，本身也有生存及發展的價值。」⁴ 在這段文字的最後，不僅表達出善待自然界的態度，更明確指出，自然界不僅具有工具價值，更具有內在價值。

上述聖公會的詮釋方向顯示，基督教內部已經隨著時代的需求而進行調整。在這種觀點下，「對於基督徒而言，破壞自然世界不但是錯誤的決定，更是不遵守上帝的道。」⁵ 如此，不破壞環境才是信奉上帝的基督徒應有的表現。進一步，他們要求真正信奉上帝的基督徒，應該更積極地參與環境關懷和保護的行動中，尊重自然，維護並欣賞自然本身的美好。英國聖公會的教義委員會提到：「接受上帝是創造主，表示人的創造活動要符合創造主的旨意，祂造萬物為美好的。

……接受上帝是救主，表示人要與上帝聯合，進行我們的拯救行動，盡力去復興和再創造曾被人的愚昧和軟弱所毀壞的東西，並且幫助發掘被造物中未為人所確立的美好。」

在本文中，我們不去追究懷特對基督教的指控是否正確，不去追究基督教思想是否應為當代生態危機負責。但是，我們至少看到，基督教已經針對這樣的指控有所回應，而其回應的方式是朝向環境保護的一面來詮釋其教義。這樣的詮釋是否合乎原典本意，在基督教內部也許會有若干爭議，但這不是我們關心的重點。事實上，被視為經典的書籍，經常容許有不同的解釋，誰的解釋比較合乎原意，往往歷經千百年的爭論。以《舊約·創世記》第一章二十九節及三十節為例，「上帝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賜給他們作食物。」純就文字本身而言，有心的素食主義者很可以拿這段文字，要求世人遵守上帝的訓示而吃素，但是，事實上大多數的基督徒在看到這句話時都會從寬解釋。換言之，究竟要對宗教經典做何種解讀，其實有很大的彈性空間。例如，什麼情況稱得上「謹慎地利用」、什麼樣的表現才稱得上「盡責的管理者」。在洛克的時代，對於自然有未施人力之處即是未盡其責，在今天顯然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我們寧願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不問何者較合乎原意，而問何者對我們較有意義。一般來說，比較適合某個特定情境及時代環境的解釋才會為時人接受。在此，我們明白看到基督教內部對於時代趨勢的正面而且正確的回應。甚至在基督教的系統中，近些年更有人進而重新詮釋基督教義，提出一種「生態公義神學」⁶，強調基督教義的本質，相較於其他宗教和哲學，乃是最合乎當代生態保育的潮流。

肆、台灣佛教的環境意識

近卅年來，台灣的佛教界出現前所未有的興盛狀態。就整個佛教發展史的角度來看

，其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即是出現了人間佛教的理念。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佛教是出世的；與世間有所交涉時，大多是超度法事。因此，對一般民衆的生活而言，佛教似乎專注於處理人的死亡問題。不過，當代自太虛法師提倡人生佛教以來，其弟子印順導師也宣揚人間佛教。這種理念影響了證嚴法師、聖嚴法師、星雲法師等人，也經由這些法師及其門人，在這些年來得到行動的落實。

不同於西方基督教因應批評而被動地辯解，台灣佛教界乃是主動地回應當前社會的需求。在具體行動方面，證嚴法師的慈濟系統做得最為全面而落實。慈濟功德會號召環保志工，從社區環保做起，目前已有相當成效。慈濟的工作重點原本是以慈善事業為主，介入環保其實只是起於證嚴法師的一句話。證嚴法師在1990年的一場演講中，提到大家應該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提倡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再利用、愛惜資源。當時有一位年輕少女深受感動，其後付諸行動，呼籲鄰居將紙張分類回收，並將回收的錢捐獻為愛心基金。從此，環保才進入了慈濟的體系。

證嚴法師講求的是身體力行，比較少談理論。不過，也有少數段落顯示她用佛教的義理來說明當代的環境問題。從慈濟功德會的網頁上，我們可以看到下述幾段話。「人，幾十年來，都是因為一個貪慾，不斷污染土地。不只破壞水土，而且，化學毒廢氣不斷污染。往下是污染水質，往上是污染空氣，加上山林破壞等等，這些合起來就會影響大自然，因為累積太久了。佛教稱為業力，衆生共業。」「業，就是造作的意思，很多人的行為不利於地球，不利於空氣、大氣層，大家的行動都是經年累月，不斷地累積下來，這種氣，在佛教中稱為業，就是衆生共業。很多人共同動作造成的結果，變成整個大自然被影響、被污染、被轉動，這就是出於衆生共同的造業。」「慈濟三十多年來不變的心願，就是期待人心淨化，讓每一個人開啓內心的大愛——不只愛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不只愛有緣、投緣的人，也要愛普天下的衆生；甚至對每一寸土地、每一種

植物，我們也都要愛護。因為這都是地球上的生命共同體。」

其次，法鼓山的聖嚴法師自1989年，提倡「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響應環境衛生、保育自然生態、珍惜自然資源的號召，同時發起「心靈環保」的運動，其後又陸續推動「禮儀環保」、「生活環保」及「自然環保」等四種環保。不過，其中還是以心靈環保為其重點。依法鼓山的網頁說明，「心靈環保的內容，其實就是以觀念的導正，來提昇人的素質，除了能夠不受環境的影響而產生內心的衝擊之外，尚能以健康的心態，面對現實，處理問題。因為人的心境，往往會受環境中的人、事、物的誘惑及刺激而隨著波動起伏，輕者受到干擾，重者喪失自主。如果有了心靈的防禦措施，處身在任何狀況之中，都可以保持平靜、穩定、自主、自在的心境了。」由這些文字可以看出，心靈環保與當代的環境議題並沒有直接的關係，而只是一種方便借用而已。至於自然環保方面，法鼓山主要是在自身的社區之中實踐。另外，信徒們也在土城設立了法鼓山惜福中心，回收二手物品。

佛光山方面，在星雲法師倡導下，很早就宣揚惜福的觀念，進行資源回收，並有許多具體的建議和做法。在2006年出版的第卅四期《普門學報》中，我們可以看到星雲法師對於環保問題的完整論述。他說：「近代人類有個大進步，就是環保意識的提昇。所謂『環保』，從居住環境的保護到自然生態、整個地球的保護，都屬於環保範圍。廣義而言，更包含了我們的語言、身體、觀念、思想等的心靈環保。」在此，星雲法師與聖嚴法師一樣，不約而同地在自然界的環保之外，強調心靈環保的重要。對他們來說，心靈環保亦即心靈的淨化，才是淨化環境、淨化社會的根源。

在闡述傳統佛教教義與環保意識的關係上，星雲法師強調，「佛教是一個很有環保意識的宗教，佛教主張不僅對人要有愛心，對山河大地也要愛護。……佛教的環保思想，起源於釋迦牟尼佛對緣起的覺悟，他認

為世間萬物都是眾緣和合所生，都有著相互依存的關係。」星雲法師更以現代的眼光做出下述的詮釋，「阿彌陀佛是佛教有名的環保專家，他在因地修行時，發四十八大願，為建設清淨安樂的世界，歷經久遠時日，成就了零污染的西方極樂世界。……淨土中只有公益沒有公害，只有美好沒有髒亂。尤其在淨土世界裡，沒有三惡道的眾生，都是持守淨戒的善人，沒有空氣、水源、噪音、暴力、毒氣、核能等各種的污染，氣候清爽宜人，人人身心健全，壽命無量，是徹底推行環境保護的最佳典範。其他如藥師佛的琉璃淨土、彌勒佛的兜率淨土，以及三世諸佛的清淨國土，無不是規畫完善的美好居處。」

除了從教義來說明佛教與環保的密切關係，星雲法師更指出，從佛教大德的生活方式，和建寺的過程，都可看出「在世界各國尚未實踐環保計畫前，佛教早已領先實踐環保工作」。他說，「佛教歷史上，許多高僧大德在胼手胝足開山建寺同時，也把荒山秃嶺植上各種樹木，成為綠蔭蔽天，青翠鬱鬱的森林，對水土保持的貢獻很大。除了維護山林，也常整治河川、修橋鋪路、珍惜資源，並於講經說法時，勸導大眾護生放生，提倡素食，培養大眾惜福的觀念，所以每位僧侶都可說是環保專家。如泗州開元寺明遠法師，種植松、杉、楠、檜等數萬株，免除了淮水與泗水的氾濫。又如東都洛陽道遇法師，勸化善款，消除黃河龍門天險的水患。」

至此可知，台灣幾個比較大的佛教團體都主動地注意到當代的環境問題。此外，甚至有規模較小的佛教團體更以環境議題為其核心工作。在此，堪為代表的是由印順法師中生代弟子昭慧法師所主持的弘誓佛學院。昭慧法師一方面在弘誓佛學院有意地選擇動物保護做為行動實踐的重點，另一方面則在其任教的玄奘大學，於2004年六月成立了應用倫理研究中心，以從事理論的深入探討。她說明設置中心宗旨如下：「1. 全球環境遭受人類之嚴重破壞，使得環境倫理受到舉世之強烈關注；而生命科技突飛猛進，亦使生

命倫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再加上經貿發展衍生種種企業管理的倫理問題，因此在當代，應用倫理學課題，已愈益受到重視。2. 佛教典籍中之倫理素材非常豐富，但過去無系統理論之建構，所以面對各種倫理議題，吾人均可見到基督宗教表達其神學觀點，佛教卻只有隨興散談，甚至是斷章取義的個人意見，由於不具足學術性，故亦不甚受到社會重視。3. 面對各種爭議性的生命倫理或環境倫理議題，吾人但見基督宗教與俗世觀念的抗衡，佛教觀點卻極為鮮見，這使得佛教慈悲護生的精神，在此諸議題上所形成的政策或是法律層面，幾乎完全使不上力。4. 社會上的人道主義者，以及眾多佛弟子，每希望能有人提供相關問題的佛教觀點，好讓他們在面對環境倫理、生命倫理或專業倫理的重大爭議或兩難處境時，能夠知所依歸。」

伍、結語

究竟來說，人類如何對待自然環境，取決於人類如何看待自己與環境的關係。影響人類態度的因素，除了事實認知（對於自然環境的經驗知識）之外，還包括人如何看待人類在自然界的地位（世界觀），人類如何看待人類自身（人性觀），以及人類自己的價值判斷（價值觀）。在此，宗教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當然，環境問題並不屬於宗教的核心關懷，宗教自有其本身

的終極關懷。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透過當代中西宗教界的詮釋，傳統宗教的教義與當代環保思想保持了和諧的關係，更重要的是，此中教義所規範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都是對當前環境問題的舒緩有根本助益的。

參考文獻

1. Lynn White,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Environmental Ethics: Reading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edited by Louis P. Pojman (Boston & London: Jo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 1994).
2. Lewis Moncrief, "The Cultural Basis of Our Environmental Crisis", *Environmental Ethics: Reading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edited by Louis P. Pojman (Boston & London: Jo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 1994).
3. 高爾著，楊憲宏等人合譯，《瀕危的地球》，台北：台灣地球日出版社，1996年。
4. 艾金遜著，匯思譯，《基督教應用倫理學》（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02年），頁176。
5. 艾金遜著，匯思譯，《基督教應用倫理學》，頁180。
6. Dieter T. Hessel 著，台灣生態神學中心翻譯，《生態公義神學》（台北：台灣地球日出版社，1996年）。

How Traditional Religions Respond to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Issues

Jien-ming Ju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In 1967, Lynn White maintained that a kind of anthropocentrism emerged from traditional Christianity is the root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risis. This paper will describe how Western Christianity adapted to respond White's accusation, and for comparison, how Buddhist groups in Taiwan treated with environmental issues will be discussed briefly.

Without any challenge to the absolute authority of *Holy Bible*, contemporary Christian thinkers reinterpreted its text and explicated a kind of stewardship as the appropriate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or modern Christians. For those who agree with the theology of ecological justice, Christianity seems to be the most supportive doctrine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Instead of passive defense, Buddhist groups in Taiwan actively expressed their attitudes to several modern issues in applied ethics. Concern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Master Zheng Yan of Tzu Chi has great practical influence, Master Sheng Yen of Dharmar Drum Mountain elaborates four kind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aster Hsing Yun of Fo Guang Shan reinterprets Buddhist texts and lifestyle in accordance with moder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lthough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not the ultimate concern for major religions, we find that religions have adapted and reinterpreted their traditional text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world. All these are very helpful for easing our ecological crisi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ethics, Christianity, Buddhism